

# 余隆 在交响乐中感受中国之美

文 刘达

## 印象

### 音乐不停息 守住平常心

2021年,中国音协交响乐团联盟主席余隆发起倡导,全国23家交响乐团联合委约,由作曲家赵麟创作交响诗《千里江山》,以音乐形式再现北宋画家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。前不久,余隆率中国爱乐乐团在天津大剧院音乐厅演出了该部作品。

余隆在指挥界名声赫赫。他兼任中国三家交响乐团的掌门人——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、上海交响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。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评价他“既有将军的远见,又有诗人的情怀”,他也被西方乐评界赞誉为“中国的卡拉扬”。

余隆生于音乐世家,先后求学于上海音乐学院、德国柏林高等艺术大学。学成回国后,他创办了北京新年音乐会,开启国内新年音乐会的先河。

真正让余隆备受瞩目的是他与朋友创办了北京国际音乐节。1997年,余隆和三个朋友在一间地下室餐厅策划北京国际音乐节,在当时来说,其难度相当于在沙漠上盖房子,但他们凭借理想与热忱坚持了下来。1998年,北京国际音乐节诞生,余隆任艺术总监。经过二十年的发展,北京国际音乐节已跻身全球知名音乐节之列。2020年,以“音乐不停息”为主题的第23届北京国际音乐节,通过20场线下演出和240个小时线上直播,让世界听到了中国的交响之声。

余隆还参与创建了中国爱乐乐团,担任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。他们把世界名曲带给中国的音乐爱好者,也通过全球巡演将优秀的中国音乐作品推广出去。他在各种角色间游刃有余地转换——在舞台上,他是指点一切的“将军”;在年轻艺术家眼里,他是老师、朋友,也是伯乐;在团队中,他是管理者,也是大管家。

他阅历丰富又善于总结,聊天时,他总会在极短时间内反馈给你多层次的答案。面对“退休后打算干什么”这个问题,他脱口而出两个字——休息。当被问及指挥的魅力,他反而没多谈指挥艺术,却说自己因为练钢琴不够刻苦,综合考虑后才才学指挥。这些细节恰好呈现出了他的处世哲学——消解自身的光环,守住一颗平常心。



余隆

1964年出生于上海,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音乐家协会交响乐团联盟主席。活跃于当今国际乐坛,与世界级交响乐团合作最多的华人指挥家之一。

### 听交响乐 领略千里江山

问:交响诗《千里江山》是由您发起倡议、全国23家交响乐团响应并联合委约作曲家赵麟创作的作品,请您谈谈最初这个想法是如何形成的?

余隆:我始终认为越大的事情越要在细微处落脚,才能更好地彰显其本意。发起这个倡议,是要采用交响乐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种释放。我们这些人擅长交响乐,因此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我们应该通过音乐的形式,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祖国的大好河山,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。这就好像斯塔塔那创作交响诗《我的祖国》、德沃夏克创作《思故乡》一样,是作曲家对乡愁乡恋的一种寄托,也是故乡情怀的自然彰显。与此不同的是,全国23家乐团联合委约一部作品,几乎是世界首次。而众多乐团参与其中,并在全国各地演出,也自然构成了一幅“千里江山图”。观众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中领略千里江山。

问:您如何评价《千里江山》这部音乐作品?

余隆:我其实没有太多评价,只希望这次能开一个好头。作曲家赵麟的创作非常有个人特点,非常有激情。他不拘泥于用音乐阐释画面,而是更看重体现中国人在面对自然时内心的感受。赵麟的祖父赵望云是长安画派创始人之一,赵麟受家学影响,对中国传统绘画语言很在行。他将这种学养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投入到音乐创作中,展现出自然意境与观者心态的关系。六段风格截然不同的音乐,对应着王希孟《千里江山图》的六个部分,让听众在音乐中感受中国之美。对于作曲家来说,身在这个时代,有太多值得去表达的东西。无论是对文化艺术的思考、感悟,还是对祖国自然风光的赞美,只要归拢于内心激情的迸发,都会产生创作的冲动。关键在于,作曲家需要有心无旁骛的心境,还要经得起打磨。我反对应景之作,完成任务,以及功利性的创作,因为任何缺乏原动力的艺术,即便能风光一时,也是留不下来的。

问:近年来展现传统文化的艺术作品备受关注,您怎么看这种现象?

余隆:很自然。不说其他艺术形式,仅就音乐来讲,任何一个国家的音乐家都希望把自身融入

血液的民族文化带给世界上的人们。于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和德国民乐创作的交响乐,还有美国蓝调和爵士乐等各种各样的音乐形式和表达。因为民族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,乡愁乡恋是很自然的感情流露,无需赘言。

问:交响诗《千里江山》和舞蹈《只此青绿》都是以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为创作蓝本,两者在欣赏角度上有什么异同?

余隆:这属于不同艺术形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释放。舞蹈和绘画都属于有空间感的艺术形式,有一定的具象性;音乐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,这一点也是音乐最重要的特质。交响诗《千里江山》引领我们进入东方式的空间,去体验每个人心中的山河。这可以是任何山河,不局限在某个地点。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心中的山河,感受是相通的,又是无限的。这种虚与实的转换,很符合中国古典美的意境。我们需要这种想象空间,想象力会带来创造力。我们随着音乐走入千山万壑,哪怕没去过这些地方,也可以有无限遐想。希望这部作品能给大家带来艺术上的享受。

### 交响乐需要大家配合 养成尊重和聆听的意识

问:您出身音乐世家,有欧洲求学经历,对您来说,环境熏陶、自身热爱、天赋、刻苦,该如何排序?

余隆:如果从我自身说起,可以尝试排除法:我的刻苦程度并不够,不属于最努力的那一类人;论天赋,也一定有比我高的人;家庭环境对我有影响,不过很多伟大的音乐家并不是生在音乐世家,所以环境熏陶也不是最重要的,求学的环境可以自己去寻找,只要自己感兴趣,就会去想办法改变环境。可能还是自身热爱更重要,有兴趣才会去积极探寻。天赋不够,可以笨鸟先飞;环境不好,可以尽力去营造;不够努力,可以再刻苦一些,然后一点点积累。热爱,才会想要去创造,这一点最重要。

问:您最早学钢琴,后来改为指挥,是出于怎样的考虑?

余隆:很多事情都是顺其自然。我的外祖父是很棒的钢琴家和作曲家,在我十一二岁时,有一次他看到我练琴,看了一会儿就说,估计你很难成

为职业钢琴家。我问为什么?他说,职业钢琴家不能这么弹,也许你可以试试当指挥,对你来说可能稍微容易一点,因为指挥除了要具有音乐素质以外,还要有组织才能、审美水平,对戏剧、文学都要有所涉猎,可能更适合你。

问:您觉得学音乐难吗?

余隆:学习音乐需要理解音乐、思考音乐。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学音乐,大部分都比较痛苦。因为体会不到音乐结构上的美、逻辑上的美,只是机械性地训练、重复,非常痛苦。但随着阅历的增长,对音乐的理解就会加深。

问:艺术家往往以自我为中心,但指挥不是一个人的艺术,可以这样理解吗?

余隆:交响乐是合作的艺术,不是单一的,也不会聚焦到某一个演奏者身上。交响乐是聆听的艺术,如果没有聆听,那么你拉的琴,他吹他的号,永远和不到一块儿。交响乐需要大家相互配合,所以我总告诉年轻人要先学会聆听,养成尊重和聆听的意识,再谈合作。交响乐里没有角儿。

### 把指挥棒交给年轻人 鼓励他们天马行空的想法

问:您通过北京国际音乐节邀请世界各地乐团到中国,又将中国爱乐乐团带到世界各地演出,您有没有想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使命感?

余隆:我做的事可以说是很有意义的,但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并没有带着使命感,而是出于对文化的热爱和眷恋,自然而然就做了。就像保尔·柯察金的名言:“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。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。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: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,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,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……”我觉得,人活着就要创造。我们只是做了该做的事,只不过我们是搞艺术的,站在舞台上,容易被大众看到、关注到。还有更多作了巨大贡献的人,是我们所不了解的,比如科学家,他们才是真正伟大的人。

问:您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,可以说困难重重,但身边的人还是愿意信任您,跟着您一起去创造,这是为什么?是因为人格魅力吗?

余隆:我没想过。可能是我命好吧。如果真要说个究竟,那可能是我没有私心。我做事情不以自己为中心,所以人家愿意相信我。

问:您一直关注青年艺术家的成长,在培养年轻人方面是否积累了很多经验,能否分享一下?

余隆:现在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国音乐家,谭盾、叶小纲、陈其钢、郭文景等,大多都已经是在五六十岁的年纪了。年轻的优秀作曲家,像赵麟这样的凤毛麟角。有时我也特别心急,想看到二三十岁的中国作曲家出现在国际视野里。这也是我特别关注年轻人的原因。任何行业都是薪火相传,我们也是从老一辈手中接过指挥棒的。现在我也慢慢变老了,需要给年轻人创造多元的拓展机会,给他们搭建国际化的平台,鼓励他们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,让他们在音乐海洋里尽情畅游。不要只看自己一城一池的得失,不要搞小圈子,应该有大格局,秉持一颗公正的心。火种,需要一代代传下去,在这方面老艺术家们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。无论艺术行业还是其他领域,对年轻人的呵护都至关重要。反过来说,年轻人应该给自己插上思想的翅膀,不要限制自己的想象力,大胆去尝试,就有可能成功,如果不去试,一定不会成功。

## 余隆自述

### 音乐最重要的就是好听

我生在上海一个音乐世家,6岁学钢琴,外祖父丁善德是我音乐道路上的启蒙导师。那时候其实学音乐的孩子很多,因为有一个特别简单的理由,就是如果学会了一门乐器,到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时,就有机会去比较轻松的宣传队,或者考文工团,不用下地干活,光鲜亮丽,让人羡慕。所以我最早学音乐也是抱着这样一种想法。

1978年,多伦多交响乐团到上海访问。我第一次听到交响乐,感觉震撼不已,也坚定了我从事音乐行业的决心。上世纪80年代,我到德国留学,一开始在科隆念书,半年后我发现柏林的音乐生活更加丰富,便考到了柏林大学。1997年,我学成回国,年轻气盛、意气风发,想在我熟悉和喜爱的音乐领域做一些别人没做过的事,于是与朋友一起筹备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,自此一发而不可收,坚持了二十几年。

北京国际音乐节给了我特别多的收获和感悟。交响乐是西方古典音乐,我们在古典上追随西方,但在新经典上,我们和西方的音乐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。我们谈文化,强调的不是东方和西方的差别,而是各自文化的互相阐述、互相融合。要靠作品说话,把中国的文化精髓、民族元素带到世界、影响世界,才能有体现我们价值观、文化观的精彩作品。

我曾向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先生请教,怎样才能更好地感受音乐?李先生只跟我说了一句话:好听就行。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:音乐是人与自己心灵的对话。音乐好比是水,人好比是容器,同样的水流入不同的容器会变成不同的形状。音乐需要每个人展开想象的翅膀,如果跟着别人走,就丢掉了自身的想象力。音乐像一面镜子,当你听音乐时,能看见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想象力是大是小,是宽是窄;音乐也是一种情绪,反映的是人的心境和人生追求。

在我脑海里始终有这样一幅画面。那时卡拉扬已经几乎无法走路了,那场音乐会,两位首席搀扶着他上台,他站好后,用眼光看了看所有这些演奏家,就像跟好久不见的家人打招呼。每个人与卡拉扬目光交错,都一下子坐直了,每个人都像打了一针强心剂一样。我觉得这样的场景,就是每个指挥家内心的梦。

我始终跟所有的演奏员说,音乐家应该会比较理性的艺术家,因为音乐本身结构美,每个音符,甚至二分音符、四分音符,都需要特别精准,一分一秒也不能偏差。而指挥家的特殊性又在于,我们对艺术有一种特别的热爱,对行政管理又有一种特殊的才能,所以才会把所有的声部都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。



余隆 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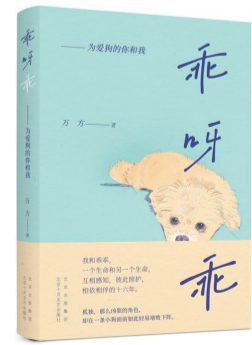
## 讲述

### 曹禺之女万方新书怀念相伴多年的小动物

## 我与乖乖在一起的十六年

口述 万方 整理 何玉新

戏剧大师曹禺之女、知名剧作家万方养过一条名叫“乖乖”的小狗。一人一狗相处16年,乖乖离世后,万方完成了非虚构作品《乖呀乖:为爱狗的你和我》。书中提出一系列现代都市人的心理困惑——独居者是在享受孤独还是在渴望陪伴?人与人之间应当保持怎样的关系?为什么我们更愿意将“信任”转向一条小狗?不久前,这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。



### 丈夫生病让我濒临崩溃 朋友带我领回一条小狗

2003年8月,我先生查出肠癌,手术后肝转移,肝上的肿块摸上去像很多小枣。这个消息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。我先生并不知情,因为我决定瞒着他。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不知道,但这样的选择让我变成了两面人,表面正常,内心绝望。为什么生病的是他?这件事怎么就落到我头上?偶尔在街上看到一对夫妻手拉着手,我会立刻把目光挪开,让自己不要多想。和多年的老朋友通电话时我忍不住脱口而出:“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。”几秒钟后朋友建议我:“要不你养条狗吧。”

我曾经和狗有过一次接触。那是1969年,我16岁,到吉林省扶余县插队。集体户的男生弄来了一条狗,黄毛,个子不大不小,他们叫它“赛虎”。我站在屋门口吃馒头,赛虎凑过来,我用剩下的半个馒头喂它。那时候用馒头喂狗太奢侈了,因为白天太少,可我连想都没想。那一定是赛虎一生中唯一一次吃馒头,估计它没想到世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,它立刻决定喜欢我。但是没过几天,赛虎就从集体户消失了,据说男生把它卖了。

朋友带我们去一户人家,我见到一条黄色的混血小母狗,就是人们俗称的“小串儿”。它从床底下露出小脑袋,狐狸似的小尖脸,眼睛很大,闪着湿润的光,黑鼻头黑嘴巴,毛茸茸的。

前主人叫它“乖乖”。我先生抱着乖乖回家,弯身把它放到地板上。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,这胆小的小家伙立刻就想钻到沙发底下去,可缝隙实在太空,失败了。不过,它很快就四下转悠起来,东闻西闻,接着就在我眼皮子底下,小屁股一沉,尿了一泡尿。

第一个夜晚,我把乖乖关在厕所里,在台上放个小收音机,音量开得很低。这是我从书上看到的办法,目的是缓解小狗孤单害怕的感觉。事实证明毫无用处。小狗奶里奶气的叫声持续不断,一分钟也不停。我几次从床上爬起来上厕所看它,只要我露面它就不叫,一离开叫声立即开始。到后来还是我先生把它抱到他睡觉的房间,关上门才安静下来。

一个活生生的小东西出现了,在家里走来走去,种种需求、问题跟随它同时出现。朋友建议不要遛狗,教狗在家里固定的地方拉撒。但现实很快把我弄疯了。地板上随时会发现水汪汪一摊,留下臊味儿。我心里冒火,用报纸卷儿噼里啪啦猛打它的脑门儿,模样凶狠万状,乖乖惶恐逃窜。家里的空气充满了火药味儿。

朋友把乖乖接走了一段时间,我又把它接了回来。这时候我才知道,我需要它的陪伴,更需要它对我的依赖,我对它非常重要,没有它我很难活

下去,这就是我需要的,我需要付出。就像我先生,生病后他需要超过以往任何时候,我为他的付出也超过以往任何时候。他的存在对我是那么必需,然而我必将失去他。

### 决定为乖乖写一本书 因为这份爱无以言表

我先生去世后,我以为我会觉得孤独,但事实上并没有,这全归功于我的乖乖。它的陪伴让我逐渐走出阴影,重获对生活的希望。我常想,一个那么小的生命,无法跟你有何语言上的交流,甚至情感的交流也是你自以为是的理解。为什么它的存在能够让我孤独呢?生命和生命之间的联系真的是非常奇妙,乖乖教给我的,是一种能够波及万物的爱。生活中总有这样那样的事,你必须去做,于是整天忙忙碌碌。狗狗默默不语,在家里等着我,依偎着我,用鼻子拱我的手,让你抚摸它,让你做一个简单的人,享受简单的快乐。在你的宠物面前,你就是你,它不会评判你。但是,说句老实话,我们在别人面前,不可能彻底地做自己。这也许是我们人类在生活中非常渴望达到的境界吧。

家里有两个地方是乖乖喜欢待的:一处是卫生间,白天家里光线最暗的地方,我把它的窝放在卫生间门旁;另一处是柜子底下,它俯下身钻进去,顺势趴下,安稳地睡大觉。醒着的时候它会在屋里溜达,爪子在地板上发出细小的“嗒嗒嗒”的声音。

冬天的晚上,雪后,积雪在脚下发出可爱的“咯吱”声,乖乖套着厚厚的棉衣走在大道上,一副熟门熟路的样子;夏天,在河边的草地上,乖乖先

在四周巡视一番,随后趴到我身边,一起静静地看夕阳西下。记得有一次从奥运公园回家,快到小区门口时,一掏兜儿,发现钥匙不见了,我扭身往回跑。乖乖紧紧跟着我跑,不时碰到我的脚后跟儿。我低头看看,却顾不上它。找了半天没找到钥匙,天气很热,我一屁股坐到路边的凳子上。乖乖蹲在地上,吐着小舌头哈哈地大口喘气……说不上从什么时候,我开始担心乖乖的体力,担心它累,遛狗时总是走一段跑一段,范围渐渐缩小,奥运公园变得一天比一天遥远。

这个小生命在世上度过了15年,相当于人活到九十多岁。它经常在自己的窝里眯着,偶尔眼睛微睁,瞟一瞟周遭世界。我决定为它写一本书,理由很简单,就是我爱我的乖乖,这份爱无以言表,我就用文字吧。一开始我不知道能不能写完,我想如果有一天它走了,我肯定写不下去,太难过了。

### 与小动物相依相伴 给了我特别多的幸福感

我和乖乖互相感知,彼此照护,相依相伴16年。乖乖离去后,我不敢回家,住在儿子家好几个月。我下决心再也不养了,不敢再经历这种痛苦。

小区里有遛狗的,我会尾随而去。有一次,我陪着一条遛狗的姑娘走了足有一小时。姑娘见我对我如此挚爱,也被感动了。过了几天,她给我发来一条消息,有一只六个月大的小比熊犬,主人是护士,工作忙,孩子小,无法继续养了。我和对方沟通了一周,获得了抚养权。我准备好狗粮、狗尿垫,欢喜地迎接它的到来。它很闹,但我们相处得非常好。它叫球球,我却叫它“乖乖球”,或者“球乖乖”。叫着叫着,还是叫成了“乖

乖”。这两个乖乖都是上天对我的恩赐,它们给了我特别多的幸福感。

我们爱狗,视它们如家人,还有一种人比我们更有爱。张越,曾是央视《半边天》节目主持人,她和一些爱护动物的人士创办了“它基金”,我亲眼看到她做的一件好事。那一次,天桥艺术中心的德国戏剧《轻松五章》,我和张越都是靠朋友帮助搞到了票。我准时到剧场,朋友把票给我,我们一起等张越,可是她迟迟未到。戏马上开演,打电话问她,她说有事得晚点儿到,把票先留给门口的检票员吧。我们按她说的办,戏演到一半,她终于来了,悄悄坐下看戏。演出结束后她解释说,在开车来剧场的路上,看到一只猫倒在马路中间,被车撞得血肉模糊。她把车停在路边,打开后备箱拿出毯子准备收尸。没想到猫还在喘气,她赶紧把猫送到宠物医院。医生救治的时候她赶来剧场,散了戏还要再去宠物医院。过后我再问她,她说那只猫在她看戏时走了。

如果马路中间躺着一只狗……我不敢想。有一次坐朋友的去天津,车在京津高速飞驰,突然看到前方路面上有一团东西,身体本能地蜷缩,我不敢看,“哎哟”一声闭上眼睛。朋友立刻明白了,连声说:“不是不是。”我慢慢睁开眼,心“咚咚咚”跳了好一会儿。而张越的车里总放着一袋毯子,为了给意外死亡的猫狗收尸。我觉得,这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,是你的爱有多大。

写乖乖的这本书写了几万字,乖乖走后,我停了一年多,觉得椎心刺骨,不敢直视内心的伤痛。直到慢慢恢复过来以后,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书写完,因为这条小生命在我最孤独的时候给予了陪伴,教会了我太多的东西。它对于我意义非凡。